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李光垣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黄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逵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

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
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柰
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
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
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
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
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

從中外憤欝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卻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㒟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樞歸葬故鄉既窆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户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絶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令屯田之法歲之

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廪食如故使力穡者有羸
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
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為丘井做古助法
别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
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
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
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

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為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於家子念祖念德念兹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

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悦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

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賤官卑為疑令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畧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録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勲郎中遷左司諂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税役以懇闢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討臣以制邦用奬有功以厲將

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絶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黄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名為祕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録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

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荅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

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黄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羡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

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

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覬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

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

聳動天下令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
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嵗萬匹崇寧後增五
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
力言于朝户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
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
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
須胡桃文鵓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
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為太

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趙令廌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廌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為承宣者不旋踵求為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為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彊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勲

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寛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㫖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為非是乞速如所請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録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

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脩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

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禄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

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
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
為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
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卷義辨亦列
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曽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
進士為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
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

會有為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為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為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邺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敇令渡江後

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
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
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
惜矧兩宫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為萬歳壽不
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
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
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
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㵎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

蹈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彦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
伯彦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
奏召嗣既不可為監司亦不可為守臣居右省兩月論
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為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
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狥
廉耻道消毁譽亂真直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
考巳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
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

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皷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為政願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

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己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令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令施廷臣

又以此蹡横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
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
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枉羣枉門力為自治自彊
之策既又與燾等司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
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
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
謫昭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
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為開封者必不

如是澄媿謝為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為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為然令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閤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

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黄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州司理叅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吕頤浩見而奇之入為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脩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録黄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

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狥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

檜黨王暎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狥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令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路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盗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退君臣之

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沮名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葢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

破為臣姦贍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
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
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
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
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
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
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
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為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為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為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珣晝别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

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
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
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
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
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
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寖廣最時病之大
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
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

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斡离不粘罕爭功故斡离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為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

毋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甞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瑀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遷光禄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衞單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㻝

本無兵機令吕頤浩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隷戎行帝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内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彦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彦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宫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徳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

言如合符契令英俊滿朝豈無為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衄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璹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璹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璹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璹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

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曾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已逐興祖魏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

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闓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闓治將殺之闓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闓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闓弗辯求嶽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

闡聞名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
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
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
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
遷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
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
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
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

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歴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宫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

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
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
租之令已赦復征寛大之澤例為虚文臣願陛下申詔
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
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
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
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
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即位

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褎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

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册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冐無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為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

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鋭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帝再三嘉奬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

非耳闌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令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

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廼除顯謨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
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
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
論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
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
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
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

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

右史銓張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

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令姓後復避宣祖廟諱

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提舉利

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

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

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

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祕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

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
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
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
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
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
出入自如至是俾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
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
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

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内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皷

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甍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輿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卒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

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家於資州逵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悦即罷知

舉王曮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劒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逵著

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宫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為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葢有所在也二

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禄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獘遂得王十朋閻安中始逵未出貢闈將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逵書讀逵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逵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

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為矣卒年四十一帝

為之掀淚嘆息逵嘗自謂司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逵一人而帝亟稱逵不附麗又謂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為小東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

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張闡傳靈壁縣○一本作靈壁虹縣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張燾　黄中　孫道夫　曾幾兄開

勾濤　李彌遜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脩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録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

綱為親征行營使辟𠁊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𠁊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𠁊撫諭江浙𠁊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𠁊上書畧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来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脩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

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旨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吕頤浩薦除司勲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頤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敵動静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還中書舍人吕祉之撫諭淮西也㬠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

張滉特賜進士出身滉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
命之肅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
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滉第何以塞公議
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
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
科第不為過乃與書行肅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
者論之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
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滉肅曰臣苟有所見

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效茂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

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蕭言
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為將
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
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蕭言金
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
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
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葢事關國體臣請
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

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為僞齊殲滅之資皆天所賛也是葢陛下躬履艱難側身脩行布德立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脩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埶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

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强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
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
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絶之謹邊防厲將士
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
乃若畧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于
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
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紿方且
熟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掏其使

人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賛和議擢為侍御史司

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為起居郎朝論大駭壽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宫未還兩宫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輙敢抗章力賛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

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為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恃以為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為言自已二三事之端

倪益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讎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辭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埸自治自彊以俟天時何為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

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壽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囑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壽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恚之壽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為直院壽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壽偕行且命偕奉令判湖帥臣岳飛濟其役壽與士㒟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懽迎夾

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壽等入栢城披鉏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

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脩
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雹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
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
諸陵寢何如檜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檜
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畧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
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
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
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檜又言頃劉豫

初𤅊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黄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来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寛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輙喧争請置一

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

罷後効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
定願汲汲以政刑為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
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
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脩學校與諸生講論會
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為宣撫使胡世將言蜀
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
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
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金

陵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悉為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

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纛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

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

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為嗣顯

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纛方今大計纛

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此

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土

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奬之金使施宜生來纛奉詔館

客宜生本閩人素聞壽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壽以首丘桑梓動之冝生於是漏敵情壽密奏早為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内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壽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大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

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從
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
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
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埏入辭詔肩輿
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為治之要言内治乃可外攘又乞
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
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肅外和内剛

師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於天士論歎

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輙成誦初以族祖蔭

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

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為校書郎歴

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

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

官遷司封員外郎無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荅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為綰退謂人曰黄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為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為秘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宫必徙居見廹宜早為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

部侍郎從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為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黄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中節遼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輙言邊事又獨陳禦侮方略髙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為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

匼中獨晏然比敵退惟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櫱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為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脩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黄中老儒今居

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
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
以山陵為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
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
乃陳十要道以為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
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畧考
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志也其為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為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為戒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於高宗召對道夫奏願脩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来嘗倚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

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隴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為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

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

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於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無待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輙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或以此少之云

曽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録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又之為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閹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

仁與之幾力争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為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駱科起郴之宜章郴桂皆頹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閒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黄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幾詰

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悦授秘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脩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

權禮部侍郎兄楙閑皆嘗貳春官綫復為之人以為榮
吳越大水地震綫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韙其言
他日謂綫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
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
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
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脩撰又三年升敷
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
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

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為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

清幾三仕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
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
從胡安國遊其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
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閎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
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摭垣草制

多所論駮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
巴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
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宫判南京國
子監復為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宫欽宗即位除顯謨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穎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
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
慶宫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畧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
虔冦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

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廵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為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籖甸屯營倍於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

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温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

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
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宫未還母后
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畧曰但當脩
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
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
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
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
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

亡檜矍然會樞密編脩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黄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祕閣脩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於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砦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沖薦召

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攷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閤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踈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酈瓊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

帝駐蹕建康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啟敵心因薦劉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朘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玠功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㴐奏事濤察㴐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草詔㴐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

史館脩撰重脩哲宗實録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草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踈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删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輙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

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録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脩徽宗實録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為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令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寀諭王倫變易

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令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乆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雁

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

檢閲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脩六典校閲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盧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眞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脩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闉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欵開關迎之彌遜諭

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况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

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為心不宜於内侍細故更勤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賛帝决策通和金國遣烏

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為然詔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

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二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

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

言十二年檜秉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

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為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耆舊招赦盗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脩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為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為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

守之策命彌大為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陜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為腹背攻刼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陜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為將戍崤澠間以遏敵

詔遣使召撥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糾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

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静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為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静江日斷强盗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宫及韋后為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己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

黄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為身謀曽幾積學潔行風節凛凛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賛親征亦壮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曽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没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乾隆御覽之寶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